

Zuotian de taiyang shi yueliang

鄢然 著

# 昨天的太阳 是月亮

长篇小说



大开大阖的雪域人生

大起大落的婚爱情仇



布谷鸟丛书

CUCK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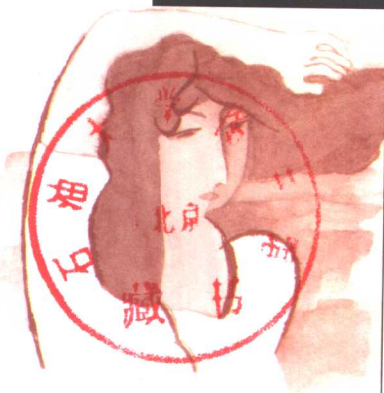
都市浪漫先锋系列

现代出版社


卷	170408
分	I247.57
科	177

● 鄢然 著

# 昨天的太阳是月亮



石油大学 0174691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天的太阳是月亮/鄢然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1

ISBN 7-80028-731-9

I. 昨… II. 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876 号

**昨天的太阳是月亮**

**Zou Tian De Tai Yang Shi Yue Liang**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责任编辑/张晶

封面设计/康宁

印刷/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书号/ISBN 7-80028-731-9/I·162

定价/19.80 元



## 郦然

生于昆明，长于成都，1982年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即赴西藏工作，先后做过秘书、编辑等；1990年调至成都，现供职于《四川戏剧》编辑部。

曾在《西藏文学》、《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灵魂出窍》。

《昨天的太阳是月亮》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 目 录



## ◎上部

1. 失巢的孤雁 ..... (3)
2. 外景地里的变奏 ..... (10)
3. 稻草人的头脑 ..... (20)
4. 琐碎的一天 ..... (31)
5. 面对两个女人的尴尬 ..... (43)
6. 等待我的戈多 ..... (55)
7. 八角街与狩猎的诱惑 ..... (70)
8. 实习记者的滋味 ..... (85)
9. 朦胧的恋爱季节 ..... (104)
10. 一个明星的制造 ..... (127)
11. 激情:不受时间限制 ..... (143)
12. 三种矛盾或者对话 ..... (161)

## ◎下部

13. 睡觉:生存的方式和状态 ..... (181)
14. 不可缺少的竞技游戏 ..... (199)
15. 结婚:结局和开始 ..... (217)
16. 面对两个男人的无奈 ..... (232)
17. 同类接触:另一种生活方式  
    和行为 ..... (245)
18. 美丽的误解 ..... (261)
19. 碎片 ..... (277)
20. 无法拼凑的碎片 ..... (290)
21. 意外的绝唱 ..... (307)
22. 没有色彩的日子 ..... (319)
23. 并非偶然的结合 ..... (332)
24. 背景与现实 ..... (341)
25. 如果这颗种子不死 ..... (354)
26. 结局外的话题(后记) ..... (363)

# 上 部

阳刚阴柔统一构成大千世界。

——亨利·詹姆斯

《一位女士的自画像》





# 1. 失巢的孤雁

昨天的太阳是月亮

3

这个世界自从夏娃偷吃了禁果便有了女人男人的故事，当女人男人的故事像多棱镜中的碎片一样被旋转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图案时，故事的谜底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女人同男人、男人同女人的故事在本质上其实就那么简单，因此，现在我要讲述的同样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有关女人男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我的女朋友蓝白，还有她的好友戴晓娜。而我的名字叫邬然。但是当我试图从蓝白的角度开始故事的叙述时，多棱镜中的碎片竟令我眼花缭乱，因此我已经分不清是蓝白在向我讲述她的故事，还是我陷入了蓝白的故事圈套里。如是，真实或者虚构就这样开始。

如果我没有失业，没有离婚，不是一个单身女人，在我人生的驿站上就不可能遇见他，也不可能经受一场灵与肉的磨难。而此前——

在遥远美丽而又神秘的“第三极地”西藏高原我曾有过一个家，一个有着欢乐和痛苦却不失温馨的家，那是由如今已不再是我丈夫的那个叫欧阳飞的男人与我携手构建起来的家。

它坐落在位于著名的阳光城拉萨西郊地带的科委大院内。我们的房屋前有一排挺拔的杨树。冬季里，脱去绿衣的杨树光秃秃地迎风而立，连栖居在树上的啄木鸟也耐不住严寒飞得无影无踪。白天，当阳光一如既往地照射在这些赤裸裸的树干上时，那些盘旋在天空中搜寻猎物的鹰隼便会给人平添一种雄壮的苍凉感。但是那个时候，天再冷，我和欧阳飞的心却是热的。在拉萨城里那些个寒冷又停电的夜晚，我俩总是相拥着坐在床沿上用对方的体温温暖自己，透过窗户放眼夜空，在广袤的宇宙中寻找辨识着一个个星座，用浪漫的幻想和热情来打发入睡前冷冰冰的冬夜。到了夏季，我们房屋前的杨树便绿叶葱茏起来，啄木鸟、戴胜鸟又开始出现在树上，忙前忙后，它们从绿叶深处传出的唧唧喳喳的声音与栖息在科委大院后面那片杂草丛生的沼泽地里的水鸟、雷鸟、棕头鸥、麻雀、灰鹡、百灵鸟的鸣唱遥相呼应，与从天空中飞过的斑头雁相映成景，奏响一曲大地之歌的交响乐。于是饭后傍晚，我和欧阳飞就会走出自己的家门，沿着科委大院右侧的土路来到沼泽地的边沿，尽情享受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乐趣，遥望着地平线尽头隐约可见的坐落在色拉乌孜山麓下的色拉寺，在自然的和声中感受马勒<sup>①</sup>用音乐语言讲述的生与死、人与自然等具有哲理性问题的内涵……

如今，这一切离我是那么遥远，在拉萨城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我们拥有过的家和由此产生的幸福就像戴在我们头上的

---

<sup>①</sup> 马勒：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创作有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这是马勒根据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7首诗来谱写的。作品表达了作曲家对哲理的思考，对欢乐生活的期望，与大自然的交流等内容。

一顶草帽，如同那首著名的《草帽歌》带给人的忧伤一样，那顶曾经给予过一个家庭快乐的草帽后来不见了，它慢慢地朝万丈深渊中坠落了下去，结束了一场爱的悲剧。当我们的草帽从我们的头上随风飘去时，我成了一只孤雁。

现在我住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之称的蓉城一幢七层高的楼房里。周围目所能及之处都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灰楼，它们密密匝匝地坐落在这座城市的西南角，从远处和高空看去，我所在的地方就像一座毫无生气的灰色森林。让人难以习惯的是，除了夏天，这里连屋顶上的天空也是灰沉沉的。这种灰蒙蒙阴湿的天气冬季时尤其令在蓝天白云下生活惯了的西藏人不适应。沉闷的灰色令人压抑，即便是夏天。比如现在我的心情就很坏。这样坏的心情除了天气的原因还与我的失业有关，我这只孤雁昨天还是蓉城一家杂志编制内的正式编辑，今天却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就在鲜艳的五星红旗替换掉刺眼的米字旗与紫荆花一起高高地飘扬在香港的上空，英国人结束了对这个他们称之为自由港的中国岛屿达150年之久的统治，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灰溜溜地坐上黑色的轿车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地从港督府离去时，我们的杂志社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人兼并了，我下了岗，命运之神对我这个36岁的单身女人无情地射出了罗昂达孜<sup>①</sup>的毒箭。这天晚上，当我孤寂地蜷缩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观看一部描写下岗女工与命运抗争的电视剧时，心里溢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与惶惑，几乎是愤怒地关掉了电视机：狗屁！说得

<sup>①</sup> 罗昂达孜：西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用箭射杀了吐蕃王朝的第八代藏王止贡赞普。

轻巧！生活是残酷的现实，不是演戏。现在除了这套住房是已不复存在的杂志社留给我的栖身地外，我哪里还有家？既没了集体的大家可以依靠，也没了个体的小家可以依托。欧阳飞走了，连女儿也被他带走了，眼前这个依然保持着家的形状的躯壳，它的机体实质上已经死亡了，支离破碎了。当明天的生活都没有了着落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家的感觉真好。但是家已经不能成为我避风的港湾，只有孤独和无助像瘟疫一样从我的内心溢出，在这个冷清清的躯壳里弥漫，令我窒息，忍不住想哭。明天我该怎么办？没有了男人胸膛可以依附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像美国佬亨利·米勒一样，在他既无住所又无一分钱且寄人篱下的时候，仍然可以在《北回归线》中放声歌唱，而且是为他的情人歌唱？并且称自己是活着的人中最快乐的人！我怎么就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快乐，根本不可能快乐起来。是否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差别？女人就是女人，女人的柔弱是天性。而除了柔弱的天性我还是一个可悲的女人，一个除了欧阳飞再没有别的男人的女人。如果我像戴晓娜一样有很多男朋友，或者像《飘》中的郝思佳一样被众多的男人追逐簇拥，也许此刻我的感觉就会好得多。风流的武则天，多情的查特莱夫人，特洛伊战争的灾星海伦，甚至放荡的露露<sup>①</sup>、快乐的范妮·希尔<sup>②</sup>和腐烂的娜娜<sup>③</sup>这时候都让我羡慕起来。当我满脑子想着她们艳羡不已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同戴晓娜谈谈，否则我会发疯，变成一个疯子，一个忧郁的

① 露露：德国作家韦德金德的剧本《露露》中的女主人翁。

② 范妮·希尔，英国作家克莱兰所著长篇小说《一个快乐女人的回忆》中的女主人翁。

③ 娜娜：法国作家左拉所著长篇小说《娜娜》中的女主人翁。

精神病患者。

我拨通了远在拉萨的戴晓娜家的电话，电话无人接，我又拨晓娜的手机号码。

“蓝白，是你？你还好吗？”戴晓娜的声音有些嘶哑。

“不好。”

“又同欧阳飞干仗了？”

“更糟糕，我失业了。”

“失业了？唉呀蓝白，我可羡慕死你了，现在我是刀架在脖子上，想不干都不行。成天忙得团团转，赶拍《雪域之恋》的最后几场戏。我在这部戏里担任女主角，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担任女主角，如果我成功了，你说意味着什么？”

嘶哑的声音中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与我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

“意味着什么，”我烦躁地说，“成明星呗。”

“这就对了呀。臧翔也这么说。你知道吗，这是臧翔和香港曼伦多影视公司合拍的影片。”

“你一口一个臧翔，你说的臧翔是谁？这个名字我听起来怎么有些耳熟？”完全忘了给戴晓娜打电话的初衷，竟顺着她的话继续下去。

“你说的是谁？当然是我的男朋友了。他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原来是个剧作家，现在改弦易辙当制片人了。你在西藏的文学圈混过，应该认识他呀。”

“是他？”那个因写了一部《西藏的故事》而出了名的男人？疑问只是飞快地在脑子里闪了一下，便强作欢笑地调侃道：“那么陈志斌呢，你也换得太快了？”

话筒里传出戴晓娜轻快的笑声：“有什么办法呢，人在江

湖行，身不由己嘛。你有欧阳飞就够了，陈志斌好是好，但他不能给予我想要的东西。”

“别提欧阳飞，我和他离婚了。”

“这倒是个新闻，你终于解放了。文娅呢，她还好吗？”从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一点也不惊诧，而是夹杂着一种调侃。倒是我吃惊起来，“文娅跟欧阳飞进藏两个多月了，你没见到他们？”

“我成天忙得要命，在外景地拍戏，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回家”之言触动了我，我伤感地叹了口气：“现在我是家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

“你有女人的身体嘛，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你怕什么？把你女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还怕找不到饭吃。相信我，你是可以迷住男人的。你有什么打算？”话语中又是调侃和鼓励。

我苦笑道：“还能有什么打算，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

“你怀孕了？”戴晓娜在电话里咯咯地笑。

“你他妈的别捣蛋好不好？”我粗鲁得几乎要哭起来，“我连吃饭都没辙了，还有你那种闲情逸致找男人？”

“你呀，榆木脑袋死不开窍。算我白说。亏你还在西藏干了这么多年，真是白活了。又不缺胳膊少腿的，这么沉不住气。回头我跟臧翔说说，给你在剧组找个活干，这不就有饭吃了么。”

与戴晓娜通过电话后，我的心情果然好转了一些。晓娜说得对，我有手有脚，还怕找不着活干？大不了扯下虚荣的面纱像大街上那些卖烧烤水果蔬菜鲜肉瓜子香烟蹬三轮车擦皮

鞋修自行车疏通管道干搬运工的一样靠力气吃饭。都是为了吃饭,靠力气吃饭与靠思维、靠大脑吃饭说白了有什么两样?白种人要吃饭,黄种人要吃饭,黑种人也要吃饭。高贵者低贱者达官贵人贫民百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五大洲四大洋凡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活着就都得吃饭,不管人们用哪种方式哪种手段吃饭,然而维持生命的方式只有一种:上吃下泄。这就是新陈代谢,人也好,动物也好,所有生物赖以存活的这种新陈代谢明摆着不就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吗?我们又何必硬要像陈景润一样去进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非要将这个简单的公式搞得复复杂杂,将我们生存的方式复杂化呢?戴晓娜真是个魔女,用她的魔棒就这么轻轻一点,我便带着一种幡然醒悟的简单心境入睡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香,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西藏,在冈底斯山麓下,戴晓娜微笑着递给我一盏阿拉丁神灯。从这个神灯里蹦出一个五彩的世界,一切应有尽有,我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面前的山珍海味堆积如山,成群的奴仆俯首听命于我,世界被我踩在了脚下。

## 2. 外景地里的变奏

昨天  
的太阳  
是月亮

10

戴晓娜面对镜头已经重复三次抓住山崖上的荆棘往上爬，累得满头大汗，脸蛋红红的，正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射在头顶上，当她抬起头吃力地往上爬的时候，强烈的阳光令她睁不开眼，忍不住又将眼睛眯缝起来。“停！”王导演严厉地叫了一声，就对她吼道，“你怎么又闭上眼睛了？像个瞎子，这样出来的画面多难看，观众能喜欢吗？重新来！”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刺激着脸上的皮肤，再被阳光一晒，脸部的肌肤就像失去了弹性的一块死肉，不仅不能让她挥洒自如地将剧中女主角此刻既焦急又不顾一切的心情表现出来，而且皮肤上残留着的化学粉末像是顺着毛孔往肉里钻，令紧绷着的脸难受极了。戴晓娜忍不住对着王导演也吼叫起来：“这老大的太阳，能睁得开眼睛吗？你来试试！”说着赌气地解开背在身上的道具背包往地上一甩，揣着满肚子的委屈走到一边，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王导演见状，挠了挠头皮，看了站在一旁一声不响的臧翔一眼，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对眼巴巴望着这一幕的摄影组工作人员说：“大伙儿就歇一会吧。”然后拿起一



瓶矿泉水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臧翔弯腰从地上的纸箱里也取出了一瓶矿泉水，自己没喝，拿着踱到戴晓娜身边，用瓶口轻轻碰了碰戴晓娜捂住脸的手，带着责怪的口气说道：“拿着吧，这么大的人了，还要小孩子脾气。多丢人！”戴晓娜松开双手，忿忿不平地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亮晃晃的阳光直刺着眼，怎么睁得开嘛。再说了，我认为编剧有问题，导演的安排也不合理，让白玛央珍<sup>①</sup>往乱石岗上钻什么钻！送信就送信呗，放着路不走，除非她脑子里有问题，又不是攀崖比赛。”“你这才是不懂装懂，胡说八道哩。”臧翔笑道，“你以为过去的西藏像现在这个样？要知道，十八军是背着公路进藏的，从刘伯承、邓小平点将张国华<sup>②</sup>率领部队开山筑路进藏，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sup>③</sup>的诞生，有3700多名官兵倒在了修建川藏公路的路上，读点这方面的史书史料，你就晓得当时解放军吃的那个苦比你现在的攀崖苦多了。”戴晓娜拧开矿泉水的瓶盖喝了一口水，伸出左手将瓶中的水慢慢倒在掌心轻轻地朝脸上洒，然后小心翼翼地拍打着自己的面颊，这才觉着脸上舒服了些。她朝王导演那方望了望，还是不服气地说道：“就算你说得对，许多情节在拍摄的时候，我怎么老觉得有些别扭。一些情节不真实，编造的痕迹太重。白玛央珍这个农奴主的女儿怎么会

① 戴晓娜扮演的影片中女主角的名字。

② 张国华：十八军军长，1950年十八军一边筑路一边向西藏进发，担负起解放西藏的重任。

③ 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的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